



青藏时光

格绒追美◎著

当我依循文字接通了祖先的心灵道路之后，
我的心境渐渐开阔了起来。
祖先的面目、血液里的声音、他们的梦想，
我都能手触耳闻鼻嗅。
对我此生来说，
这已经，是最吉祥的征兆了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藏时光 / 格绒追美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9

ISBN 978-7-5411-3546-0

I. ①青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8093 号

Qingzang Shiguang

青 藏 时 光

格绒追美 著

责任编辑 王其进
责任校对 汪 平
责任印制 龙小龙
封面设计 李 莎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8 mm×210 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46-0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【目录】

老虎与梦 / 001

糌粑口袋 / 004

名 声 / 007

可怕的医生 / 009

智者与吝啬鬼 / 012

饿鬼与食物 / 016

乞 讨 / 019

异 象 / 021

心的幻象 / 023

梦的呓语 / 025

鼠 宴 / 027

空无与名声 / 029

用人的儿子 / 031

狗与人及菩萨 / 033

无脑人 / 036

远去的那个人 / 039

传 奇 / 042

身之自述 / 045

语之呢喃 / 048

心的寓言 / 050

梦 境 / 053

对 话 / 058

无 题 / 059

打 卦 / 061

普领牛皮 / 063

送 别 / 065

隐 修 / 068

现代奴隶 / 070

偷来的故事 / 074

好玩的语言 / 079

梦 / 082

牧人逸事 / 083

暴发户、破戒者及牙痛 / 084

哑巴经 / 085

荣归故里 / 087

大师逸闻 / 091

戒烟 / 094

酒鬼 / 097

影子 / 099

獒犬的传说 / 101

新寓言三则 / 104

掘意藏者 / 107

冬至一景 / 111

报复 / 113

富商 / 117

空心人 / 122

说唱奇缘 / 125

文化猎人 / 131

圣者 / 135

小神子 / 140

爱情的样子 / 143

传说三则 / 146

身 体 / 149

等 待 / 151

现代神话 / 153

绝笔画 / 155

写给儿子 / 159

枯树与新枝 / 162

梦之旅 / 164

空 虚 / 167

飞 鱼 / 169

彻 悟 / 172

天 珠 / 174

死 亡 / 176

修行逸闻 / 179

禅定秘意 / 182

布鲁曼逸闻 / 186

微生命 / 192

戒 酒 / 193

另一个 / 194

圣 僧 / 196

欲 望 / 197

神与梦 / 199

空 性 / 201

酒与水 / 203

一个梦的片断 / 205

遗 产 / 206

惧 / 208

心 影 / 210

秘 情 / 212

父 亲 / 215

礼 物 / 220

偷 情 / 222

灵语者 / 224

金 座 / 228

老虎与梦

他又一次从梦中惊醒过来，汗水淋漓，全身上下都湿透了，仿佛刚从水中沐浴上来。

妻子问他：“怎么啦，你怎么啦？”

他从床上起身而坐时，嘴里大声地呼叫着什么，手臂重重地捶在了妻子的肩膀上，令妻子疼醒过来。

他的心脏乱得没了节奏，怦，怦怦，怦，怦怦怦……像恨不得从胸腔里逃离出去。

他不吭声。妻子问：“又是噩梦吧？”他只是“嗡”地应了一声，便不再理她。

他双眼瞪得铃铛那么大，有些神经质地向屋子四角逡巡。那个场景太逼真了，他还清晰地记得老虎身上美丽而可怖的斑纹，喘着大气扑到眼前时那一根根金黄色的胡须，以及喷在脸上的气息。他们是在青冈林中迎面撞上的，双方都迟疑了片刻，紧盯住对方，然后他的恐惧从心底升起，再铺天盖地地把自己淹没了。于是，他转身夺路而逃。树林间的枝叶在双手拨动中向后一闪而过，他感觉大地在脚下像奔腾的河水般流动起来，这时，他听到了一声虎啸，接着是大地“砰”然一抖，然后，敲击大地的声音

隆隆摇动。他明白老虎从身后追赶而来。他时而被枝丫挂住，时而脚踝一歪，跌坐在地上，他揉着脚脖一边呻吟一边逃跑，当他冲出林子奔到草地上时，在能远眺到山下村庄的地方，大地在脚下轰然塌陷下去。下坠的过程中，从深渊中呼啸而来的一股气立刻将他卷走了，他“啊啊啊”地狂呼不止。这时，他看到了山脚下蓝盈盈的海子，以及海边的石头路。他一边祈祷一边把手脚伸张，终于，他攀住了一块断石的边缘。正当他庆幸自己摆脱了老虎，求生有望时，一仰头，老虎正坐在面前：硕大的头一摇晃，便张开了血盆大口……他失手坠落了下去。

他披上衣裳坐了很久，心脏渐渐恢复了平静的搏动。他自我安慰道：“这不过是个梦罢了。梦嘛，人一醒，像幻影般，一切都消失了。”说是这样说，但他再睡下时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。那一切多么真切，犹如实在的世界，他的经历是如此真实，让人无法将它忘却或看轻贱了。

后来，他又梦过无数次老虎。有时，老虎仍在追赶，他没命地逃跑，有时，他完全落在老虎的双爪之下，被老虎血淋淋地撕开时惊叫着醒来；有时，他躲在树上，老虎仰头候在树下；有时，他的脑袋被老虎咬了下来……

妻子嘲笑他胆小。有时候，他大声地呵斥：“你做一做看！”妻子撇嘴道：“可以呀，梦醒了，就没什么害怕的。哪像你，神经……”见丈夫怒目瞪眼的可怕样子，便闭上了嘴巴。而他，失眠越来越多，恐惧也越来越深。

就在他的神经日渐脆弱，人也变得愈加消瘦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位智者。

几年后，他的神情大变。据说，他还常常梦见老虎。但是，他与老虎和平共处，甚至是他日渐主宰了老虎。他游戏老虎，有时骑着老虎四处旅游，抚摩它，有时与老虎一起睡觉，有时还拔

老虎的胡须。在梦的世界里，老虎变得温良，他也变得自在了。

妻子觉得奇怪，问他怎么不做噩梦了。

他笑而不答，逼急了才说：“一切都不过是游戏。”妻子白他一眼，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胡话。

有人问他：“那个老虎到底是什么？或者有什么象征意义吗？”

他笑容可掬地看着提问者，并不作答。

那人终于自问自答道：“死亡？或者是无常？”

糌粑口袋

牧人阿珠眼看自己的糌粑口袋空了，心里开始焦躁起来。他在草滩的溪水边烧茶，正要吃饭时，那个满头长发的人又来到面前。阿珠还是热情地请他喝茶——自己的碗胡乱地在溪水里洗了一下（当然是自己先喝过茶之后）。他还把口袋倒过来将剩下的一点糌粑也抖空了：那流浪汉（他在心里这样称呼）用手端正碗，接迎稀薄的糌粑，而眼珠骨碌碌盯着他的口袋。糌粑断断续续地从袋口流出，像草原上开始飘起的最初的那些零落的雪花。吃吧，别客气，阿珠说。那人埋头就吃，似乎并不懂得客气一下。看他一副饿慌了的样子，阿珠忍不住笑起来。然后，两人照例开始寒暄。地面的花朵正在时令中一点点变得灰暗，凉爽的风无情地嘲笑着它们远去的青春。

你这口袋做工真的有些特别呢，流浪汉说。

阿珠想笑，却也抑制住了：一个陌生人竟然恭维一只口袋，真是好笑哦。

那人嘴边掠过浅浅的笑意。

我还要走很远呢，阿珠说，你要到哪里？

我没有目的。

阿珠麻利起身，去牵溪水边啃草的坐骑。流浪汉把长发朝后甩甩，也跟着站起来，屁颠屁颠讨好地跟过来，双眼里柔光盈盈。

当阿珠埋头收拾茶具时，那流浪汉突然说：

大叔，你把口袋卖给我吧？

阿珠诧异地看着他。随即哈哈大笑。

你买口袋干什么？

那流浪汉也笑了，然后镇定地说：我在收藏藏族的生活器具。

阿珠感到稀奇。于是，流浪汉就展览、宣传、文化意义之类的给阿珠说了一大堆。令阿珠觉得更加莫名其妙。

阿珠说，我送给你得了。

流浪汉说：不不，我还是买。

阿珠变了脸色，说：那你给多少钱？

流浪汉还了价：十元。

阿珠佯装生气的样子说：不行，除非你给一千元。

这下轮到流浪汉瞪大了眼。先还送我，这一下漫天要价，莫非他看出什么了？但看阿珠的眼神并不像。于是，流浪汉再次稳住阵脚。他先还价三百元，而阿珠以游戏的心态死咬着说必须给八百元，后来两人终于谈成五百元。当阿珠接过五百元时，心里还在自问：你为一只破口袋真要收那么多钱吗？见流浪汉一副并不心疼钱的样子，便一狠心揣进怀里。

当阿珠骑着马翻过草坡，回头眺望时，只见流浪汉站在溪水边手里摇着口袋嘴里用汉语呼号着什么。这时，一道五彩的虹光围布他的周身，连溪水都映得波光粼粼呢。阿珠抖抖缰绳，双腿一夹，嘴里吆喝道：“跑呀！”坐骑立刻耸耳扬蹄，载着扬扬得意的主人，像箭一般射进另一片草海。

多年以后，阿珠到拉萨朝圣，有一天看到一座建筑物前人山

人海，他便也好奇挤上前去，当那些领导剪上一段红绸之后，人们都拥进屋去。他终于在一个玻璃框前停住了脚步：那不是那个长发流浪汉吗？我的照片怎么也放在这里？再看，见照片旁边的柜子里放着一只翻外的口袋。下面的标价，令阿珠刹那间目瞪口呆：二十万元。

当他走出展览厅时，只觉得外面的阳光迷离恍惚，而自己似乎置身于一场梦中，脑袋里嗡嗡地喧鸣着许多庞杂的声音。

他从讲解员的口中了解到：那是个神奇的口袋，是用金丝银线绣成的，世间独一无二。

名 声

翁卓家的小孩来村小上学，因为是亲戚，所以每天都来我家吃午饭。

这小孩虽然只有七岁，但完全是一副小大人的派头，总说出大人的话。或许，时代催逼早熟，抑或是因为每天听大人們的嘮叨熏染之故。这一天，他用心地写了拼音、汉字和藏文作业后，又像大人一样说起家里的事。说他们家现在也还算可以，房子装修完了，在河谷里算是豪华的了，但现在差一辆车子。他说：

“你嘛，有了一辆小车。你们家买小车时，全定姆河谷还是有了名声。”

“你们也买一个啊。”

“但是买了也没有意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现在有车子的人太多了。”

“买一辆大的。”

“大的，已经有很多家买了，再买都没有了‘名声’。像你，定姆第一辆小车，听着多响。”

“那你们家买一架直升机噢。”

“飞机?”

“是啊。你再用圆根装上轮子。停在院子里。”

小孩子凝思片刻，然后问我：“圆根？不会被猪吃掉吗？”

我忍不住哈哈大笑……

可怕的医生

赤列医生又迎来一个上门看病的人，心里很是高兴。他忙不迭地用听诊器细心探听，又搅动尿液，瞪眼细瞧，生怕漏过某个尿泡的变化，然后又把脉，认真询问病人的症状，最后，从药箱里取出一瓶瓶药……

女病人很感动，赤列何时变得这样慈爱周到了？可是，女人的眼光分明又有些躲躲闪闪，泄露出几许怀疑的心思。赤列见了，内心立刻不安起来。

病人终于还是憋不住疑问，有些羞怯和不好意思地问道：“阿木（叔叔之意），这些药真的可以吃吗？”

赤列正包着药片的手突然停住了。一丝颤悠沿着手臂，像电流一般窜过，直达心尖。赤列明白，关于自己的传闻真是铺天盖地了。赤列医生当着病人的面，打开了包药纸，然后从所有不同的药片中各取出一粒，掬在手心，说：“你看着噢。”一张口，把药片倒进嘴里，再灌一口水，喉结上下一滑，药片全吞进了肚子。女人见这样，嘴里道：“阿木，这……”赤列张开了嘴巴，女人发现医生眼里隐隐闪着泪花，医生说：“这下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！”女人想辩解什么，赤列制止了：“你就安心吃我的药吧。我不会下

毒的。”女人领了药悻悻然走了。

赤列的女人干农活回来，赤列给女人说起此事。女人先是骂那些造谣的人口舌生疮，全身灌脓，暴病而死，接着哀怨地哭起来，骂赤列没有血性骨气，世上哪有像你这样当医生的，还得吃病人的药，那你还不得吃成病人，干脆吃死算了。“嗯嗯，你怕什么？我就不相信，全村人都不得病不需要看病，我看他们能熬到什么时候！嗯，嗯嗯，你这个可怜的医生。”

男人知道女人也委屈，便任由她发泄，发泄完就好了。

也不知道莫名的风起自何处，又因何而起，关于河谷中几户人家放蛊的说法不胫而走，而且越说越变得有板有眼了。有人说，赤列家放蛊是某活佛开示的，因为高僧邓朱吊过点滴之后，病情突然恶化，口鼻流血，肤色变黑，身子急剧消瘦下去。赤列的女人上门兴师问罪，当然，双方都无凭无据，活佛要求对证，女人只好哑了口。疯传的是，赤列和几个男人到拉萨朝圣时误闯进一户施蛊人家，无奈之下，每人只得带上蛊药，否则难以脱身。于是，河谷里的村寨又陷入了古老的迷幻般的雾蒙蒙氛围，既让人提心吊胆，又似玩火般稀奇。古老巫术认为：如果施蛊于高僧大德或者财富权势拥有者，以及声名远播的人，那么他们的福运会迅速转聚到施蛊者的家里。有人绘声绘色地说：你在粮柜上做个记号，成功施蛊之后，那人一亡，柜里的粮食只见噌噌地往上拔长。当然，放蛊得秘密进行。有了赤列放蛊的说法之后，病人先还寥落，最后完全没了病人。赤列百口难辩，却又毫无办法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卫生局下达的任务眼看无法完成，赤列心急如焚焦躁难安。没完成任务也就算了，可他怎么洗清自己的罪名呢？

就在绝望之时，这个病人从天而降，他哪里能轻易放过？这是自己绝处逢生的机会，也是洗清罪名的时候！

几天之后，女病人再次来开药。不久，女病人完全康复了。